

延安

文艺作品

精编

YANAN WENYI
ZUOPIN JINGBIAN



小说卷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(浙)新登字第4号

责任编辑：严麟书

封面设计：凌瑛如

延安文艺作品精编②

小说卷

马 门 编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169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41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4.25 插页2 字数340000 印张0001--1500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469-9/I·438 定 价：9.50 元

《延安文艺作品精编》

编辑出版说明

一、为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50周年，继承并发扬延安时期文学艺术的光荣传统，用革命文艺作品教育人民，特别是广大青少年，以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，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，特编辑出版《延安文艺作品精编》。

二、本书选编的时限是：自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起，至1947年3月主动撤离延安这十年间。选编的范围是：上述时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生活、学习与工作过的人，当年所写作、发表、演出和出版的优秀文艺作品。入选作品力求做到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与艺术性。

三、延安时期文艺作品众多，涉及面广，现根据读者需要，共编辑出版四册六卷，即：第一册理论、诗歌卷，第二册小说卷，第三册散文、报告文学卷，第四册戏剧曲艺卷。选文采用公开发表的。为了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，除订正错漏和统一标点符号外，其他则一律不予改动。各卷编排基本上按发表时间为序。

四、延安文艺作品发表至今已半个世纪。因时隔久远，资料不易查找，选编中肯定存在不少缺点，祈请读者和专家指正，以便修订重版。又由于时间紧迫，对入选作品来不及一一征询作者意见，希谅解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1991年9月

目 录
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	丁 玲(1)
石门阵	卞之琳(12)
一个夜间的故事	刘祖春(19)
荒 年	张铁夫(28)
废 物	柳 青(40)
过 梁	马 加(47)
在晚霞里	奚 如(56)
结 合	晋 驼(65)
陈念慈	草 明(80)
不幸的遭遇	林 蓝(101)
苦人儿	孔 厥(113)
诱	白 朗(120)
去 国	谢挺宇(123)
母与子	韦 明(148)
第一次侦察	马 烽(158)
纪 念	周立波(163)
小二黑结婚	赵树理(172)
家 庭	林 漫(188)

碑	胡 正(194)
麦子黄时	杨 朔(200)
活跃在前列	师田手(210)
地雷阵(节选)	邵子南(221)
黑女儿和他的牛	欧阳山(229)
化 装	吴伯箫(241)
师 徒	周洁夫(246)
雷老婆	高朗亭(256)
沉默的黑怀德	雷 加(264)
荷花淀	孙 犁(278)
赵文仓老头子	金肇野(286)
周大娘	崔 璇(297)
“四斤半”	谭 虎(304)
卫生组长	葛 洛(314)
我的师傅	思 基(324)
鸡毛信(节选)	华 山(340)
满子夫妇	潘之汀(365)
未婚夫妻	李古北(371)
我的两家房东	康 濯(384)
三个朋友	韦君宜(405)
村东十亩地	孙 谦(415)
红 契	束 为(424)
无敌三勇士	刘白羽(433)
儿 子	鹿特丹(445)

一颗未出膛的枪弹

丁 玲

“说瞎话咧！娃娃，甭怕，说老实话，咱是一个孤老太婆，还能害你？”

一个瘪嘴老太婆，稀疏的几根白发从黑色的罩头布里披散在额上，穿一件破烂的棉衣，靠在树枝做的手杖上，亲热地望着站在她面前的张皇失措的孩子，这是一个褴褛得连帽子也没有戴的孩子。她又嚅动着那没有牙齿的嘴，笑着说：“你是……嗯，咱知道……”

这孩子大约有十三岁大小，骨碌碌转着两个灵活的眼睛，迟疑地望着老太婆，她显得很和气很诚实。他又远远的望着无际的原野上，没有一个人影，连树影也找不到一点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一抹一抹的暮烟轻轻的从地平线上升起来，模糊了远去的、无尽止的大道，这大道也将他的希望载得很远，而且也在模糊起来。他回过来又打量着老太婆，再一次重复他的话：

“真的一点也不知道么？”

“不，咱没听说过枪声，也没看见有什么人，还是春上红军走过这里，那些同志才真好，住了三天，唱歌给我们听，讲故事。咱们杀了三只羊，硬给了我们八块洋钱，银的，耀眼睛呢！后来东北军也跟着来了，那就不能讲，唉……”她摇着头，把注视

在空中的眼光又回到小孩的脸上。“还是跟咱回去吧，天黑了，你往哪儿走，万一落到别人手上，哼……”

一步一拐她就向前边走去，有一只羊毛毡做的长统袜筒笼着那双小脚。

小孩子仍旧凝视着四周的暮色，却又不能不跟着她走，而且用甜的声音问起来了：

“好老人家，你家一共有几口人？”

“一个儿子，帮别人放羊去了，媳妇孙女都在前年死光了。前年死的人真多，全是一个样子的病，知道是什么邪气？”

“好老人家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来？”

“我有一个侄女生产，去看了来，她那里又不能住，来回二十多里地，把咱走坏了。”

“让我来扶你吧。”小孩跑到前边扶着她。亲热地仰着脖子从披散着的长发中又打量她：“村上有多少人家呢？”

“不多，七八户，都是种地的苦人，你怕有人害你么？不会的。到底你是怎样跑到这里的？告诉我，你这个小红军！”她用狡猾的眯着无光的老眼，却又很亲热的用那已不能表示感情的眼光抚摩着这流落的孩子。

“甭说那些吧。”他也笑了，又轻声的告诉她：“回到村子里，就说是捡来的一个孩子算了。老人家，我就真的替你做儿子吧，我会烧饭，会砍柴。你有牲口么？我也会喂牲口……”

牲口，小孩子回忆起那匹枣骝色的马来了，多好的一匹马，它全身一个颜色，只有鼻子当中一条白，他就常常去摸它的鼻子，望着它，它也望着他，轻轻的喷着气，用鼻尖去触他，多乖的一匹马！他喂了它半年了，它是从蛮子地得来的，是政治委员的，团长的那匹白马也没有它好，他想起它来了，他看见那披拂在颈上的长毛，和垂地的长尾，还有那……他觉得有一双懂事

的、爱着他的马眼在望着他，于是泪水不觉一下就涌上了眼睑。

“我喂过牲口的！我喂过牲口的！”他固执的、重复的说了又说。

“呵，你是个喂牲口的，你的牲口和主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你却落到这里！”

慢慢的两人便来到一个沟口了。沟里错错落落有几个窑门，还有两个土围的院子，他牵着她在一条斜路上走下去，却不敢做声，只张着眼四方搜索着。沟里已经黑起来了，有两个窑洞里已露出微明的灯光，一匹驴子在石磨边打圈，却没有主人。他们走过两个窑洞前，从门隙处飘出一阵阵的烟，小孩子躲在她的身后，在一个窑门前停下了。她开了锁，先把他让了进去。窑里黑黝黝的，他不敢动，听着她摸了进去，在找着东西。她把灯点上了，是一盏油灯，有一点小小火星从那里发出来。

“不要怕，娃娃！”她哑着声音，“去烧火，让我们煮点小米稀饭，你也该饿了吧？”

两人坐在灶前，灶里的火光不断的舔在他们脸上，锅里有热气喷出来了，她时时抚摩着他。他呢，也暖和了，他感到很饥饿，而且他知道在今天晚上，可以有一个暖热的炕，他很满意，因为疲倦，一个将要到来的睡眠已厉害的袭着他了。

陕北的冬天，在夜里，常刮着一阵阵的西北风。孤冷的月亮在薄云中飞逝，把黯淡的水似的光辉，涂抹着无际的荒原。但这埋在一片黄土中的一个黑洞里，却正有一个甜美的梦在拥抱这流落的孩子：他这时正回到他的队伍里，同司号兵或宣传队员在玩着，或是就让团长扭他的耳朵而且亲昵的骂着：“你这犊子，吃了饭为什么不长呢？”也许他又牵着枣骝色的牡马，用肩头去抵那含了嚼口的下唇。而那个齟齬褴褛的孤老太婆，也远离了口外的霜风，沉沉地酣睡在他的旁边。

“我是瓦窑堡人。”村上的人常常有趣的向孩子重述着这句话，谁也明白这是假话。尤其是几个年轻的妇女，拈着一块鞋片走到他面前，摸着冻得有裂口的小手，问他：“你到底是哪搭人，你说的话咱解不下^①嘛！瓦窑堡的？你娃娃哄人咧！”

孩子跟在后边到远处去割草，大捆的压着，连人也捆在了里边似的走回来。四野全无人影，蒙着尘土的沙路上，也寻不到多的杂乱的马蹄和人脚的迹印，依着日出日落，他辨得出方向，他热情的望着东南方，那里有着他的朋友，他的亲爱的人，那个他生长在里边的四方飘行着的他的家。他们，大的队伍到底走得离他多少远了呢？他懊恼自己，想起那最后一些时日，他们几个马伕和几个特务员跟着几个首长在一个山凹子里躲飞机，他藏在一个小洞里，倾听着不断的炸弹的爆炸，他回忆到所遭遇的许多次危险。后来，安静了，他从洞中爬了出来，然而只剩他一人了。他大声的叫过，他向着他以为对的路上狂奔，却始终没遇到一个人；孤独的窜走了一个下午，夜晚冷得睡不着，第二天，又走到黄昏，才遇着了老太婆。他的运气是好的，这村子上人人都喜欢他，优待他，大概都在猜他是掉了队的红军，却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。但运气又太坏了，为什么他们走了，他会不知道呢？他要回去，他在那里过惯了，只有那一种生活才能养活他，他苦苦的想着他们回来了，或是能找到另外几个掉队的人。晚上他又去汲水，也没有一点消息。广漠的原野上，他凝视着，似乎有声音传来，是熟悉的那点名的号声吧。

隔壁窑里那个后生，有两个活泼的黑眼和一张大嘴，几次拍着他的肩膀，要他唱歌。他起始就觉得有一种想跟他亲热的欲望，后来才看出他长得很像他们的军长。他只看到过军长几次，

① 懂不了的意思。

有一次是在行军的路上，军长休息在那里，他牵马走过去吃水。军长笑着问过他：“你这个小马伏是什么地方人？怎样来当红军的？”他记得他的答复是：“你怎么样来当红军的，我也就是那样。”军长更笑了：“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？”他又听到军长低声的对在他旁边坐的人说：“要好好教育，这些小鬼都不错呢。”那时他几乎跳了起来，望着军长的诚恳的脸，只想扑过去。从那时他就更爱他。现在这后生却长得跟军长一个样，这就更使他想那些走远了去的人群。

有人送了包谷做的馍来，还有人送来了一碗酸菜。一双羊毛袜子也穿在脚上了，一顶破毡帽也盖在头上。他的有着红五星的帽子仍揣在怀里，不敢拿出来。大家都高兴的来盘问着，都显着一个愿望，愿望他能说出一点真心的话，那些关于红军的情形。

“红军好嘛！今年春上咱哥哥到过苏区的，说那里的日子过得好，红军都帮忙老百姓耕田咧！”

“你这么个娃娃，也当红军，你娘你老子知道么？”

“同志！是不是？大家都管着这么叫的。同志！你放心，尽管说吧，咱都是一家人！”

天真的、热情的笑浮上了孩子的脸。像这样的从老百姓那里送来的言语和颜色，他是常常受到的，不过没有想到一个人孤独的留在村上却来得更亲热。他暂时忘去了忧愁，他一连串解释着红军是一个什么军队，重复着他从小组会上或是演讲里面学得的一些话，熟练的背着许多术语。

“红军是革命的军队，是为大多数工人农民谋利益的……我们红军当前的任务，就是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因为日本快要灭亡中国了，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要参加红军去打日本。”

他看见那些围着他的脸，都兴奋的望着他，露出无限的羨

慕；他就更高兴。老太婆也扁着嘴笑着说道：

“咱一看就看出了这娃娃不是咱们这里的人，你们看他那张嘴多么灵巧呀！”

他接着就述说一些打仗的经验，他并不夸张，而事实却被他描写得使人难信，他只好又补充着：

“那是因为我们教育，别的士兵是为了两块钱一月的饷，而我们是为了阶级和国家的利益，红军没有一个怕死的；谁肯为了两块钱不要命呢？”

他又唱了许多歌给他们听，小孩子们都跟着学。妇女们抹着额前的刘海，露出白的牙齿笑。但到了晚上，人都走空了时，他却沉默了。他又想起了队伍，想起了他喂过的马，而且有一丝恐怖，万一这里的人，有谁走了水，他将怎样呢？

老太婆似乎窥出了他的心事，便把他按在炕上被子里，狡猾的笑道：“如果有什么坏人来了，你不好装病就这么躺下么？放一百二十个心，这里全是好人！”

村子上的人，也这么安慰他：“红军又会来的，那时你就可以回去，我们大家都跟你去，好不好呢？”

“我是瓦窑堡人！”这句话还是时时流露在一些亲昵的嘲笑中，他也就只好回以一个不好意思的笑。

有一夜跟着狂乱的狗吠声中，院子里响起了庞杂的声音，马夹在里面嘶叫，人的脚步声和喊声一齐涌了进来，分不清有多少人马，登时沸腾了死似的这孤零的小村。

“蹲下去，不要响，让我先去看看。”老婆子按着身旁的孩子，站起身往窑门走去。

烧着火的孩子，心在剧烈的跳：“难道真的自己人来了么？”他坐到地下去，将头靠着壁，屏住气听着外边。

“碰！”窑门却在枪托的猛推之中打开了，淡淡的一点天光照出一群杂乱的人影。

“妈啦巴子……”冲进来的人把老太婆撞到地上。“什么狗入的拦路……”他一边骂，一边走到灶边来了。“哼，锅里预备着咱老子们的晚饭吧。”

孩子从暗处悄悄看了他一下，他认得那帽子的样子，那帽徽是不同的。他更紧缩了他的心，恨不得这墙壁会陷进去，或是他生了翅膀，飞开了去，不管是什么地方都好，只要离开了这新来的人群。

跟着又进来了几个，隔壁窑里边，有孩子们哭到院子里去了。

发抖的老太婆挣着爬了起来，摇摆着头，走到灶前孩子身旁，痉挛的摸索着。无光的老眼，巡回着那些陌生的人，一句话也不敢响。

粮食篓子翻倒了，有人捉了两只鸡进来，院子里仍奔跑着一些脚步。是妇女的声音吧：“不得好死的……”

“鬼老婆子，烧火呀！”

这里的人，又跑到隔壁，那边的又跑来了，刺刀弄得吱吱响，枪托子时时碰着门板或是别的东西。风时时从开着的门口吹进来，带着恐惧的气息，空气里充满了惊慌，重重的压住这村庄，月儿完全躲在云后边去了。

一阵骚乱之后，喂饱了的人和马都比较安静了，四处狼藉着碗筷和吃不完的草料。好些人已经躺在炕上，吸着搜索来的鸦片；有的围坐在屋子当中，那里烧了一堆木柴，喝茶，唱着淫靡的小调。

“妈啦巴子，明天该会不开差吧，这几天走死了，越追越远，那些红鬼的腿究竟是怎么生的？”

“还是慢点走的好，提防的就是怕他打后边来，这种亏我们是吃过太多了。”

“明天一定会驻下来，后续部队还离三十多里地，我们这里才一连人，唉，咱老子这半年真被这起赤匪治透了。就是这么跑来跑去，这种鬼地方人又少，粮又缺乏，冷末冷得来，真是他妈的！”

有眼光扫到老太婆脸上，她这时还瑟缩的坐在地下，掩护她身后的孩子。“呸”，一口痰吐到她身上。

“这老死鬼干么老挨在那儿。张大胜，你走去搜她，看那里，准藏有娘们儿。”

老婆子一动，露出了躲在那里的孩子。

“是的，有人，没错，一个大姑娘。”

有三个人扑过来了。

“老爷！饶了咱吧，咱就只这一个孙子，他病咧！”她被拖到一边，头发披散在脸上。

孩子被抓到火跟前。那个张大胜打了他一个耳光，为什么他却是个小子呢！

“管他，妈啦巴子！”另外一双火似的眼睛逼拢了来，揪着他，在开始撕他的衣服。

老太婆骇得叫起来了：“天呀！天杀的呀！”

“他妈的！老子有手枪先崩了你这畜生！”这是孩子大声的嚎叫，他因为愤怒，倒一点也懂得惧怕了，镇静的瞪着两颗眼睛，那里燃烧着凶的火焰，踢了一脚出去，不意竟将那家伙打倒了，抽腿便朝外跑，却一下又被一只大掌擒住了。

“什么地方来的这野种！”一拳又落在他身上，“招来，你姓什么，干什么的？你们听他口音，他不是这里的人！”

孩子不响，用力的睁着两只眼睛，咬紧牙齿。

“天老爷呀！他们要杀咱的孙子呀！可怜咱就这一个孙子，咱要靠他送终的……”爬了起来的老太婆又被摔倒地上了，她就嚎哭起来。

这时门突然开了，门口直立着一个人，屋子里顿时安静了，全立了起来，张大胜在敬礼之后说：

“报告连长，有一个混帐小奸细。”

连长走了进来，审视着孩子，默然的坐到矮凳上。

消息立即传播开了：“呵呀！在审问奸细呀！”窑外边密密层层挤了许多人。

“咱的孙子嘛！可怜咱就这一个种，不信问问看，谁都知道的……”

几个老百姓战战兢兢的在被盘问，壮着胆子答应：“是她的孙子……”

“一定要搜他，连长！”是谁看到连长有释放那孩子的意思了，这样说。同时门外也有别的兵士在反对：“一个小孩子，什么奸细！”

连长又凝视了半天那直射过来的眼睛，便下了一道命令：“搜他！”

一把小洋刀，两张纸票子从口袋里翻了出来。裤带上扎了一顶黑帽子，这些东西兴奋了屋子里所有的人，几十只眼睛都集中在连长的手上，连长在翻弄着这些物品。纸票上印得有两个人头，一个是列宁，另一个是马克思，反面有一排字：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”。帽子上闪着一颗光辉的红色五星。孩子看见了这徽帜，心里更加光亮了，热烈的投过去崇高的感情，静静的等待判决。

“妈啦巴子，这么小也做土匪！”站在连长身旁的人这么说了。

“招来吧！”连长问他。

“没有什么招的，任你们杀了吧！不过红军不是土匪，我们从来没有骚扰过老百姓，我们四处受人欢迎，我们对东北兵是好的，我们争取你们和我们一道打日本，有一天你们终会明白过来的！”

“这小土匪真顽强，红军就是这么凶悍的！”

但他的顽强虽说激怒了一些人的心，同时也得了许多尊敬，这是从那沉默的空气里感染得到的。

连长仍是冷冷的看着他，又冷冷的问道：

“你怕死不怕？”

这句话似乎羞辱了他，不耐烦的昂了一下头，急促的答道：

“怕死不当红军！”

围拢来看的人一层一层的在增加，多少人在捏一把汗，多少心在担忧，多少眼睛变成怯弱的，露出乞怜的光去望着连长。连长却深藏着自己的情感，只淡淡的说道：

“那么给你一颗枪弹吧！”

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。多半的眼皮沉重的垂下了。有的便走开去。但没有人，就是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，是不是要立刻执行。

“不，”孩子却镇静的说了：“连长！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，留着去打日本！你可以用刀杀掉我！”

忍不住了的连长，从许多人之中跑出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，他大声喊道：

“还有人要杀他的么？大家的良心在哪里？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，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，我们不去报仇，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。看这个小红军，我们配拿什么来比他！他是红军，是我们叫他赤匪的。谁还要杀他么，先杀了我吧……”声音慢慢的由嘶

哑而哽住了。

人都涌到一块来，孩子觉得有热的、水似的東西滴落在他手上，在他衣襟上。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，在雾似的里面，隔着一层毛玻璃，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，渐渐的高去，而他也被举起来了！

（原载1937年4月《解放周刊》）

石 门 阵

卞之琳

“诸葛孔明在蜀国的大门口，在两面高山把长江夹成一道水沟的地方，摆下了八阵图，叫陆逊那小子，烧了八百里连营，得意洋洋，跨马而来的，走进了只见左一块石头，右一块石头，左转弯，右转弯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，直弄得头都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个走法。多亏他小子，人还机灵，一看来势不妙，就勒转了马头，对准了水流的方向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横冲直撞，弄得焦头烂额，逃回了原路，带回去一身冷汗。可不是，他小子险些儿做了小孩子在雪地上玩的转笼里的饿斑鸠啦。——这是《三国》里的故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”

说到了这里，干咳了一声，木匠王生枝抬起了眼睛，打量了一番参差不齐、列在他面前的许多面孔。

男人的面孔，女人的面孔，小孩子的面孔。带胡子的有，麻的有，长雀斑的有，一共十来张，在中秋前两天的月光里，有明有暗，可是全一眼不眨的对着王木匠上嘴唇正中的一颗大红痣，像是他们的北极星。

大红痣动了，全村人的心都跳了。大红痣是王木匠的记号，王木匠装了一肚子的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。此外，他还是个消息家，大家也爱听他讲时事。王木匠今天在宋长发家里，做完了凳